

《边城》余韵

彭荆风



先生都会寄赠我一套,她只要用心阅读就行了。再加上读了其他中外作家的作品,她的文学修养也日益锐进,3年后的1978年冬就发表了第一组散文《夜海》、《日出》。

这是沈从文先生作品的艺术魅力,把她很快吸引进了文坛。1985年10月末至11月中旬我受总政文化部的委托,参与带领一批部队作家去福建沿海访问,行程结束后,要赴北京汇报。我从福州给鸽子打电话,问她想不想去北京走走?她说:“想。这次不是逛北京的名胜风景,而是想去看看沈从文、冰心、丁玲几位文学前辈。她们都是近九旬的老人了……”

我认为这是好事。她11月26日下午抵达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就带她去看望沈从文先生。

那是个寒冷欲雪的大风天。我们从西直门桥上无轨电车,走走停停,费了近两个多小时才来到崇文门西大街的社科院宿舍楼。那天电梯又停了,只好一步步往5楼爬,叩开了先生那还有着“窄而温馨”余貌的两居室木门。

听说鸽子是专门从昆明来看望他,也引起了沈先生对昆明的强烈怀念。抗战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南迁,在昆明的北门街和近郊的呈贡住过多年,昆明的吃食:烧饵快、臭豆腐、玫瑰大头菜、汽锅鸡、过桥米线……都是他喜欢的。他问鸽子,这些吃食如今怎样了?是否保持着原汁原味?他还说,许多从前在昆明居住过的朋友都回去过,还送了相给他看,自己却因为年龄大了,多病,不能再去昆明了。他深为此叹息!

当他问及鸽子读书、写作的情况时,鸽子拿出她1975年抄写的《边城》给沈先生看,这使他很高兴,立即提起毛笔在稿纸上题写了“边城鸽子存读”几个字。

鸽子欢快地跳了起来,连声说着:“谢谢沈爷爷,谢谢沈爷爷!”

这天上午,汪曾祺夫妇也随后来访。

他们虽然同住在北京,见面机会却不多,更是很多年没有在一起合影了。我恰好带了相机,就给他们照了不少相,如今留存于《汪曾祺文集》中一张沈先生与曾祺、鸽子在一起一边翻阅画册一边聊天的照片就是我抢拍的。只是曾祺的后人不了解这照片的拍摄过程,更不知道是出自自我之手,而没有注明。

几年后的1990年秋,鸽子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她想起自己开始写作是得益于沈先生的《边城》,却没有去过湘西,很希望能去看看那里的“边城”与长河……

于是我们在1991年四五月间有了湘西之行,沿着沈先生《湘行散记》中写到的沅水、吉首、凤凰、辰溪、泸溪、花垣、沅陵、芷江逐一走访。

当时凤凰的“沈从文故居”刚刚修缮好。地方财力有限,热心这事的县旅游局局长田时烈拉了一卡车桔子去北京出售,用作路费,才去沅府运回了沈先生用过的书桌、文具等物,但因为沈先生平日不爱照相,却难以找到一张他的正面半身相片来展出,只能用一张他孙女沈红的铅笔速写像来代替。

我告诉他们:我有一张沈先生正面半身的照片,神采慈祥,回昆明后,可以洗了放大赠送给他们。

如今陈列于“沈从文故居”的就是这一张照片。

那次我们还去了花垣县茶峒。这是《边城》一书描写过的地方,虽然时过多年,古城墙、白塔、渡船都没有了,但河水还是那样碧绿,河边白脸长身的洗衣妇人还是那样俊俏。这里的人也以身处《边城》自豪,不少老妇人还自称她就是当年的翠翠……

我们觉得很有趣,也深感《边城》这部作品,由于它的艺术魅力,已深入人心。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也增添了湘西人地理的色彩。

陪同我们的花垣县委宣传部石副部长告诉我,他们想在这里修个“边城”门楼,苦于找不到沈老有关“边城”二字的手迹。

我想起了沈先生给鸽子题写的“边城”,就说:“鸽子那里有,让她复印一份给你们。”

回昆明后,鸽子迅速把这“边城”二字复印寄去。时过多年,花垣的那座“边城”城楼可能早就修筑起来了吧!

如今这里建起了沧州黄骅港,跻身全国十大港口,成为河北省第二次经济翻番中的增长点。白金华也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在感到自豪的同时,他也深感责任的重大。正当他为扩大再生产筹集资金犯愁时,却遭遇一家化工厂拖欠重油货款不还,他急得几天几夜睡不着。有一次他晕倒在路边,鼻子往外流血,就在倒地的一刹那,他的一只手握住了一棵芦苇。别小看这细细的芦苇,它做立水中,始终不屈不挠,深扎自己的根系,屹立在这片湿地上。由芦苇他想到了爷爷,爷爷的操劳困苦就像这一棵棵丛生的芦苇。半夜,他开车来到爷爷的坟前,爷爷是他最亲的人,他希望爷爷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爷爷曾对他说:凡事要冷静,要以理服人,以法止争。他觉得心中好受了很多,他趴在坟前给爷爷磕了3个头。

最终,他依法追回了全部欠款,为公司挽回了损失。当天晚上,他再次来到爷爷坟前,把判决书的复印件给爷爷读了一遍后,用打火机点燃了,对爷爷说:“爷爷!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可以为这一方土地争气了,我不会辜负您的教诲!像您眼前的芦苇花,生于这片土地,奉献于这片土地。”

在黄骅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像白金华一样的企业家,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不畏艰难,日夜奋斗在渤海湾这片湿地上,成为党和群众十分信赖的创业者。广袤的油田上,芦苇花也在春风秋雨间,扬花吐蕊,那一片片芦苇,扬起一只只手臂,像随风飘扬的旗帜。

更近:2月3日第4版《道破老子的天机》一文第三段“讲老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删除。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前40天,文学大师孙犁先生溘然长逝,所以,每当我们庆祝集团成立的日子,也便是纪念先生的日子。

为了赶在集团成立5周年之际能够出版《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许多人都在忙碌着。“五一”前,100万字的样排摊开在我办公室地面上,文字之多,使所有进出的人都必须跳跃而行,而我“打坐”于白纸黑字之上,纸张文字皎洁如荷花。我小心翼翼地将先生的照片一帧帧安置于他的作品中。在我见到的所有孙犁照片中,有两帧最美。一帧,他静立着,身后,荷花连地接天,盛开的荷花映照着这位浪漫而忧郁的青年,给人深深的打动和联想;另一帧拍摄于晚年,他坐在书房藤椅上,镜头在他的左侧,他的眼神也就缓缓地向左边转过来,那时他身体尚可,脸上现出些微少有的丰润,而神态是那样的平和淡定,令人神往。5年前,在编辑先生逝世纪念特刊时,我选发这两帧照片并撰写了题记,第一帧为“人格花品两相映”,第二帧为“回眸:向着你深爱的生活之美、文学之美;向着你深爱的事业和报纸;向着你深爱的人们……”后来,再选发孙犁照片时,大家习惯了叫这帧为《回眸》。现在,这幅《回眸》就展开在本书的封面上。

5年来,孙犁先生就是这样平和淡定地望着我们。

还记得“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纪念。2002年8月8日,“文艺周刊”将出满2000期。为了做大做强这块副刊,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社会



待渡(国画)

赵心琴作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昆曲演员,她演的杜丽娘,艳丽而高贵,风雅而纯真,舞台上流泻的情致极具张力。合目回想,依然是那样充满诗性的感染力。

她直率地告诉我,为了筹办一次个人专场演出,看够了各种各样的脸色,度过了多少个难眠之夜,几乎把精气神都耗尽了。挑选了风格迥异的折子,故意安排了一折不是最拿手的,想看看自己还有多少潜力。到了那一天,她骑着自行车,跑遍城市的角落,把门票一张张送完。又让家人坐在剧场里,静听观众的反应。谢幕的时候,掌声哗哗响起,站在台口鞠躬的她,一眶热泪再也无法忍住。

从12岁那年进戏校,学旦角,她就痴迷昆曲。恨不得把所有的旦角——正旦、闺门旦、武旦……都一口气学到手。她的扮相很好,擅长闺门旦,嗓音宽而

每读“三言”,我都会由衷地赞叹,冯先生真是人间奇才,一枝如椽大笔写尽世间百态,令世代读书人如醉如痴。今天,他的文学价值又借助现代影视技术被充分挖掘,大放异彩,风光无限。粗粗一算,光是从“三言”故事里编成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就有数十部之多,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久演不衰的京剧《玉堂春》,有改编成各种版本、各种艺术形式的《白蛇传》,有改编成电影、戏剧的《杜十娘》、《秋翁遇仙记》、《十五贯》、《千里送京娘》等。

我在想,如果冯梦龙生在今天拿版税,仅他的“三言”一部书,不论是拿书籍一版再版的版税,还是拿影视戏剧的改编税,他都能轻轻松松成亿万富翁。还不算他的其他著作,像《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东周列国志》等30多种。就说《东周列国志》吧,那里边的西

活动,从版面上走出去,从报社大楼里走出去。集团领导确立了总体方案,即为五个一:一本书、一个研讨会、一个提高班、一台演唱会、一套好版面,此外,还要筹措经费。留给文艺部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每个编辑在一瞬间成为变形金刚,三头六臂并且上足了发条。从50年报纸中订本中选出“文艺周刊”优秀篇章,由百花出版社出版了《半个世纪的精彩》(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散文精选;联络协调中国作协创研部、中

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天津保税区国际商务交流中心与本报联合举办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与报纸副刊暨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并出刊纪念专号,对开4版,刊登座谈会纪要和著名作家的贺文;将12位从区县擂台赛活动中脱颖而出的青年业余作者集中起来举办提高班,由“文艺周刊”为他们邀请评论家、作家讲课,一对一地修改稿件……

还记得先生逝世一周年,集团主办“孙犁与天津”研讨会,我受命邀请著名评论家与会。听说是为了孙犁,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文艺评论家吴昌都欣然应允。当我通过中国作协办公厅的同志邀请党组书记金炳华与

会时,金书记说,孙犁逝世时没能亲往吊唁,一直是个遗憾,这次一定要去。他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天津文学的骄傲——中国作家的骄傲》的发言,那时,三楼会议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倾听,只有我,因为要安排记者采访和中午的活动,在不停地走动。我尽量让自己的高跟鞋不发出声响,我感觉到头顶上那温暖的目光。

还记得每到7月11日,我都会在版面上安排一些有关先生的研究纪念文章发表。5年了,这成为版面的

永远的回眸——关于孙犁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宋安娜

习惯,也成为文坛的习惯。我们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积累孙犁研究成果,积累《天津日报》副刊的丰富,也积累着每一位编辑的成长。

孙犁的文学道路与《天津日报》息息相关,自1949年1月17日本报创刊,他就作为创刊人之一,辛勤耕耘着副刊的文艺苗圃,特别是对办公厅的同志邀请党组书记金炳华与

由宋元到明清景德镇的窑火染红了不夜的天空高岭土与火的艺术靓丽了官廷的豪华瓷器,从此便成了中国的代名词瓷器的美就是中国的美就是中国的荣誉

千百年来,熊熊的窑火也塑造出一个瓷都的形象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店铺里瓷花盛开不败而在城市的身后却不见了滚滚浓烟百姓早已经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

周刊”,他倾毕生精力,开创了它扶植新人的传统,奠定了它现实主义风格,还以他的高尚人格,树立了它“敬业一丝不苟,奉献甘为人梯”的编辑精神。50多年来,孙犁的大量优秀作品也发表在本报文艺副刊上。如他的代表作《风云初记》首先在本报连载,他的理论文章《论作家的修养》也是首先在本报发表随即对全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犁文集》以编年体的方式,纵向展示孙犁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成就,脉络清晰,具有厚重的历史纵深感;它收录孙犁发表在本报的全部文字,除个别字按现行惯例做了规范以外,未做任何改动,保留了大师文字的原汁原味,是一部孙犁作品原生态的文本,极具学术价值;我们还约请了与孙犁共事多年的本报副总编辑记者,就孙犁文章发表的背景、文字修改的过程等史实做了大量注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孙犁作品任何版本无法提供的珍贵史料;附录中收入回忆孙犁的文章,作者全部为本报职工,以不同角度、不同个体体验,描述了孙犁工作生活的多个侧面,亦不失为一套记录孙犁的口述史。孙犁家属对本书的编辑给予大力协助,除无偿出让版权外,还提供了近百幅老照片,本报原美术编辑、老画家林浦为《风云初记》首发而配发的插图也收入书中,使本书图文并茂,是一部难得的珍藏本,极具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编辑先生的文字,再一次阅读先生的文字,仿佛又看见先生。

朝花夕拾

景德镇的绿

宗鄂

登上高高的瞭望塔看群山一片葱茏鸟的叫声和我的目光也被染成绿色景德镇定格在绿波荡漾的春季年轻的市长告诉我景德镇的先民自古便懂得既收获艺术和财富也追求诗意的栖居在生命的呼吸中更呼唤心灵的绿意

人也应有树木的双重品格包容火也收容着水景德镇是水与火相容又缠绵的城市金色的火焰和绿色的火焰就这么世代代生息不息

致地表现了出来。

由她,我开始思索昆曲的魅力。昆曲从阳澄湖畔破土而出,悠扬的笛音从元末明初飘逸至今。明代中叶,有些人为了学得一出好戏,不惜花费高价聘请名角亲授,他们觉得沉溺在百转千回的音韵之间,名利场的一切便轻如尘埃。当昆曲在虎丘的千人石上“竹肉相发,清声亮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时,她不仅是一品艺术,更是修养和身份的象征。到了今天,昆曲依然以独特的魅力深深将人吸引,令人迷醉,乃至忘情地投入其间。当一个艺术家意识到艺术青春正在逝去时,敢于向自己挑战,寻找第二个青春期,这本身就是成功。

是的,红紫忽绽、虹光隐现、鸟声悦耳、香气飘溢的春景,不会因为你的留恋而永驻,萧瑟秋风总要拍打你的窗棂。早春、盛夏、仲秋、隆冬,四季是一种顺序,而奇迹的创造往往是反顺序的。萧瑟何妨?只要心不卷起。

众人都一直很推崇曹雪芹,他自然当之无愧,毕竟《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至今无人逾越的高峰,可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冯梦龙,他的那些或长或短的故事,文采斐然、情节曲折、高潮迭起、构思精妙、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生动活泼,同样也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珍品。过去他的文学地位不高,是因为在旧时代人们认为小说只是艳语俚调,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我注六经”,为圣贤立言的东西才有价值。如今,仍有人以冯梦龙的作品太俗为由,拒绝在文学殿堂里给他一个更显眼的位置。其实,大俗大雅之间往往并不矛盾,大俗之作若能俗到极致、俗出名堂、俗出品位、俗得精彩,照样能赢得读者,照样能流传千秋。君不见,“离了洪洞县”的玉堂春一声“苦啊”,至今回响在我们耳旁;妖娆多姿的白娘子那回眸一笑,就给西湖平添了断桥残雪、雷锋夕照,还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灯下漫笔

只要心不卷起

陈益

满台飞舞,那真叫过瘾。

她还一心想拓宽戏路子。《烂柯山》是前辈名师教授的老戏,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她对崔氏这个角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经不住贫穷煎熬而与朱买臣离婚他嫁的崔氏,并非只是人们历来认为的那样,是长着势利眼的俗女子。崔氏那被封建礼教、夫权思想扭曲的灵魂,自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之所以造成崔氏的悲剧,与其说是选择的失误,还不如说是命运的捉弄。于是她在演出时,设计了一些新的细节,把崔氏忽而惶恐、忽而得意,如痴如狂,似梦非梦,既可悲又可怜的形象,淋漓尽致

施败兴,勾践复国,荆柯刺秦,孙庞斗智,管鲍分金,吕不韦弄鬼,秦始皇统一,都被反复改编成各种影视剧,风行一时,要拿版税,肯定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每年的作家富豪排行榜他都要毫无悬念地名列前茅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冯梦龙是对中国影视剧贡献最大的作家,很

陈鲁民

才气不济、功力不够,或缺乏慧眼、想象力不足,又不肯下苦工夫去精雕细刻,苦心孤诣,只好坐在家里胡编乱造一些远离生活、缺少情趣、没有艺术魅力的故事,让屏幕前的观众索然无味,很难看下去。有时候,拿着电视遥控器换频道换了一圈儿,也没几个让大家满意的电视剧。

凭海临风

深秋的月光,给广袤的沼泽湿地和那浩淼的芦苇荡镀上了一层银。一望无际的芦苇花在秋夜中摇曳。突然,一声哭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这哭声来自远处一座坟前的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汉,他就是黄骅亿丰石油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白金华。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听他撕心裂肺地哭着:“爷爷啊,你为什么把我撇下不管了?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罪。”白金华1971年出生于河北黄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生不逢时,赶上了一个动荡年代,加上父母离异,使他的童年生活雪上加霜。快过年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新衣裳,他却穿着已露露丫丫的破草鞋,跟在爷爷屁股后面看爷爷扫大街。有一天下大雪,他穿着草鞋只觉得脚底下冰冰的,低头一看原来草鞋早磨破了,脚后跟露在外面,被冰雪冻得都麻木了。爷爷心痛地抱着他伤心得哭了。老人家边哭边说,这是哪辈子造的孽,让孙子受这样的罪。白金华从小就最怕听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每当小伙伴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他就暗自落泪。

他就像那沼泽滩上的芦苇花,虽扎根盐碱滩吃尽苦滋味,随风飘摇历经磨难,却风吹不散,雨打不烂,永远不卑不亢倔强顽强。早年他因家庭困难没上完初中就辍学进厂当了一名工人。1993年他辞职下海,卖过服装,搞过物流,当过私企部门领导。没多久,他又面对一望无际的海岸线和穿梭来往的巨型货轮,看到了这块处女地的勃勃生机,悟到了创业商机。他及时抓住环渤海经济带南大港开发建设和地处中海油田石油资源丰富的的大好时机,积极参与竞拍承包小油井,不仅解决了一些农民就业,还每年上缴利税700多万

花香一瓣

月光下的芦苇花

林贵春

自己的本分。童年使他深知钱的重要,但他却不是两眼只盯着钱的人。当他发现边缘井、四类井的石油开采不仅浪费资源,还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时,便毅然放弃了石油开采,忍痛割爱舍弃了利润丰厚的炼油项目。于是,大大减少了污染,保护了湿地环境,造福了这一方土地。而他很快转向石油产品销售、红木加工和物流运输等无污染项目。